

SHI ZONG DE
XIN NIANG

[英] 罗伯特·卡洛尔 著
张中民 钟国岭 钟川 译

失踪的新娘

长江文艺出版社

86335

I 561.42

2132

失踪的新娘

[英] 罗伯特·卡洛尔 著

张中民 钟国岭 钟川 译



京电力大 00010505

长江文艺出版社

Robert Carroll
THE BUDAPEST TRADEOFF

根据 Methuen Paperback Ltd, London, 1978 年版译出

失踪的新娘

〔英〕罗伯特·卡洛尔 著

张中民 钟国岭 钟川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 603 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 插页 183,000 字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54—0085—X/I·78

统一书号: 10107·575 定价: 1.65 元

印数: 1—35,000

内 容 提 要

美国律师史蒂夫偕同新婚妻子到法国巴黎度蜜月，第五天，妻子突然失踪。史蒂夫决心找到妻子，他跟踪追击，跑遍欧洲数国。原来其妻多年来一直被一国际犯罪集团利用和胁迫，她也在极力想摆脱这个犯罪集团的控制，无奈犯罪集团神通广大，使她始终无法逃离魔掌。她过去的几个情人和朋友均遭暗害，为了避免犯罪分子又加害她的新婚夫，她只得采取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了心爱的丈夫。尽管史蒂夫屡遭挫折，但在警方的有力配合下，终究追寻到了犯罪分子的巢穴——终年游弋在地中海上的一艘豪华游艇，经过生死搏斗，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全书情节曲折惊险，脉络清晰，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

第一部

一九五七年四月 匈牙利

一座座村庄在洁白的月光照耀下显得死一般宁静。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很少有人家屋子里亮着灯。他们飞快地驶过了一座座村庄。

“你怎么弄到车的？”她问。

“借来的。”他答道。

“从谁那儿借来的？”

“从谁那儿借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你怎么还给人家呢？”

他耸了耸肩。看他双手死死抓住方向盘的样子，她心里顿时明白了。

“你偷来的。”她说。

“对。这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

“你尽说些傻话，”他说，“他们会找到车的，如果这辆车是朋友的，那就该他倒霉了。这样……”

“车是谁的？”

“不知道。”

“我很害怕。要是我们被抓住……”

“不会的。”

“你怎么肯定我们不会被抓住？”

“嘘！小声点。你瞧，现在离得不远了。”汽车前灯照出的路标上写着“科塞格”。他减慢车速缓缓向前驶去。

“我们不能从城里走，”他说，“保安队在城那边有一个边防检查站。不过，还有一条土路。在左边找找看。”

“在这儿。”她说。

这与其说是一条路，不如说是一条小径。小径两旁的一些农舍隐约可见。

“对，肯定是这条路了。”他说。

他关掉汽车前灯，这时只有月亮给他们照路了。小小的多波里诺尖叫着嘎吱嘎吱地爬行在坑坑洼洼的车辙上。房屋被渐渐地抛在后面，现在呈现在小径两旁的是农田。从右边看去，她可以辨认出农田的尽头有一个小丘的轮廓，小丘顶上趴着几个象乌龟似的东西。不过，这些乌龟都有一个长长的、细细的喷嘴。

“俄国人的坦克。”他说。

“他们会看见我们吗？”

“好象不会。”

“我们不能从这儿走过去吗？”

“不行。河离这儿还有五英里呢。”

她知道河就是指边界。她游泳游得不错，不过河水一定很凉。她感到身子有些麻木。况且，背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大背包，怎么能游得过去呢？这真是个错误。她后悔不该听信他的劝说，带这么重的包。

“我想回去。”她说。

“你发疯了吗？”

两小时前他们离开了布达佩斯。她对她的父母和哥哥撒谎说她要到布达去和一个女友一起学习。他拿着两个背包在老区的一条胡同里等她。她的身子在嗦嗦发抖，并不是因天冷而发抖，四月的夜晚已经相当暖和了，而是因为她往那里跑时，一个坐在电车尾部的保安军人一直在盯着她。她的衣服和外套只到膝盖，下面裸露出白嫩的双腿，那人好象对这双腿特别感兴趣。她很害怕他盯上她。她知道自己的腿的确很美。她十多岁时就有人想亲近她，向她提出一些下流的无理要求，其中有一些人是俄国人。她怕保安军人，但更怕俄国人。这些俄国人，白天俨然象个正人君子，到了晚上，酒一下肚，胆子就壮起来了。虽然这种事情最好是不要去提它，但她知道，有不少姑娘被他们糟蹋了。

他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温暖的身子使她感到松快了一些。“你决定了？”这是他说出的唯一的一句话，而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领着她穿过了几座公寓。公寓墙上嵌着的几片弹片使人忘不了早年狙击手们的枪声。从她下车的有轨电车站往前走，穿过两条马路，就看到在古老的便道旁停着一辆小车。

“上车。”他说。

现在离那些坦克越来越近了，她完全明白自己决定和他一起离开意味着什么，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她究竟为什么哭呢？舍不得离开家吗？是的。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她为自己的死而伤心。对她来说，死是肯定无疑的了。她很快就会死的。她开始背诵她在被禁止祈祷前学会的一段祷词：“我们的上帝……”

“你在说什么？”他问。

“我在祈祷。”

“祈祷！”他大声嘲笑道，“还是想想维也纳吧。”

维也纳这个城市，他已向她提起过无数次了。他告诉她，维也纳阳光明媚，没有俄国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是一个谋生的好地方。他说，他一定要给她物色一个好老师，包她在一年之内就能当上一名舞蹈演员。他只有十九岁，但却很自信，自信到几乎目中无人的地步。他说他必须逃走，因为他们早晚会知道，他参加过叛乱的事，他不被枪毙也得坐牢。“如果你爱我，就跟我走。”他一个劲地对她这样说。

越境的事儿在他看来似乎很简单。去边境的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这些日子大家都怕夜里外出，早早就上床睡觉了，治安也松了，既然街上没有人，治安人员还监视什么呢？科塞格南面就是多瑙河的一条支流，成了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的边界。那里筑有监视塔，防止人们偷渡。河对岸是一片树林，警戒较松。俄国人最近才撤离奥地利，所以没必要在边境上加强警戒。他知道从哪里越境最安全。他身边带着剪铁丝的工具，只要剪断河边的铁丝网，就可以安全地过河了。

他们前面是一片小灌木林。他离开小路，~~将~~车直向树林开去，然后熄了火。

“我们从这儿开始走路。”他说。

他帮她背上背包，背包沉得出奇。

“这样我没法游泳。”她说。

“别担心。不要说话了！”他说。

他拉着她的手，穿过树林，越过一块农田。新翻过的农田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芳香。他们走了好象有一个钟头。突然，他在前面跪了下来，并示意她也跪下。她朝他凝视的方向望去，不一会她就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她看不见河水，但是却看到了一片黑糊糊的东西，好象是栅栏。

“铁丝网。”他说。

他们一起往前爬去。被剪断的铁丝在寂静的夜晚发出尖厉的劈啪声。他干嘛要弄得这么响呢？

突然一道光柱射向了他们。

“住手！”

她不知道这亮光是谁射来的，但她明白这下子完了，他们会被射死。他俩都会躺在铁丝网前边腐烂发臭。她想跑，可就是腿发软，一步也挪不动。

“我看见你们啦。”那个声音说，“站起来，你们都站起来，不准动！”

接着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得她耳朵嗡嗡直响。可这时从他那里射出了一团火光。光柱顿时改变了方向，从地上射了出去，她听到有人在呻吟。他跑过去抓起手电筒，关掉了灯光。

“现在，”他说，“穿过铁丝网！”

她跟着他拚命往前跑，铁丝不断地挂着她，她的外衣和内衣都撕破了，腿也划破了。远处传来一辆汽车发动的响声。

“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他在河边对她命令道。他从她手中夺过背包，迅速打开背包，里面是一个大罐头盒。他撕开盖子，将手伸进罐子里，抓起一把很难闻的东西就往她脸上抹。

“是牛油，可以保暖的。”他说。

他也脱下衣服。不一会儿，他那白皮肤上就涂满了牛油，看不出原色了。一束比手电筒光更粗更耀眼的光柱开始在河岸上下扫来扫去。

“下水。”他低声说道。

她溜到水里，双脚就踩着了稀乎乎的烂泥，心里更觉害怕。吓得她赶快把头缩进水里。可能只有几秒钟工夫，但她觉得好象足足有几分钟。为了逃命，她终于奋力往前游了起来。

他紧紧地跟在她后面。“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勉强答道。

剧烈的游泳动作使她变得勇敢起来。

“你跟着浪头游。游得越远越好。”他说。

“还有多远？”

“不远，只有一百米了。”

越来越多的光柱在水面上闪耀，形成各种纵横交叉的图案。

“如果光照到你时，”他说，“就往水里钻。没事儿吧？”

“没事。”她答道。

可她突然觉得右腿象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似的，一点也动弹不得。

“我的腿抽筋了。”她说。

“把手伸给我。”

她把手伸了出来，他一把抓住她的手，用另外一只手继续游着。要不是他拉着她往前游，她肯定只会在水里挣扎。她的脚尖又触到了河底的烂泥。

“我们到了。”他说，“从这儿过去。”

她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突然被水中丛生的杂草绊倒了。他连忙把她拉起来，扶着她慢慢爬上了岸边的硬地。

“仰面躺下。”

她躺在他身边，胸部一起一伏，急速地喘着气。除了牛油和短衬裤外，她全身袒露，但她感到很暖和。几分钟后，对岸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熄灭了，但她仍然能够听见河那边的远处传来的说话声。

“两个混蛋有汽车。”她听见一个匈牙利人说。

“朝那边树林跑。”他果断地说。

他们一起向树林里奔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树林里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 巴黎

当波拉扎·阿提娜大厅墙上的挂钟指到五点一刻时，我断定一定是出事了。

我们谈完生意后，被请去吃午饭。回来时大约三点半了。我和卡丽尔约好在大厅里碰面。开始我想她一定是在大

厅里等得不耐烦，跑回屋里去了，或是到外边遛跬去了。也可能是呕气或者是对我的迟到进行惩罚，有意晚点回来。可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我回屋里找她，不见人影。问看门人，看门人说不记得她出去了。

该死的富凯午宴，时间拖得太长了。开胃酒、餐前小吃、鱼类菜、肉类菜，还有酒，乱七八糟一大堆。我喜欢美味佳肴，可是吃不多，尤其是中午吃不多。不过，我不能提前离开，因为有工作要做。我是本·格雷厄姆的律师，不能不了解他和达索公司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

自然，最后还要与巴黎和里昂的达索公司总经理埃·杜德·拉萨利和我的法国同行皮尔·莱布朗礼节性地一一握手道别。走在大街上，三月的细雨撒落在身上仍有几分寒气，但本·格雷厄姆依然兴致勃勃，似乎刚谈定，还尚未装船的一万种货物已经使他乐不可支了。

“不要忘了，”他说，“在离开巴黎小镇之前，你和你夫人要到我这里来吃饭。”

小镇？巴黎！即使天气再灰暗也不能看成是一个小镇呀！本·格雷厄姆有着足球守门员的健壮身体和豪放性格。他以前还真的当过足球守门员呢，后来不得不继承父业，经营酒类批发商行。这个商行最近才开始经营法国酒。他承认不得不采取速战速决、迅速成交的方法来摸一摸各种复杂的行情。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了解，所以被派到巴黎来。至于我自己嘛，准确地说是公私兼顾，既到巴黎来办公事，又享受新婚蜜月之乐。

我想先回到旅馆去找卡丽尔，然后再往莫里斯旅馆给他打个电话。这样的天气很难等到出租车。我匆匆步行赶回波

拉扎·阿提娜饭店。当我回到饭店，看门的服务员为我推开旋转门时，我的外衣已湿透了。我在那些坐在大厅内长毛绒套椅上的人群中寻找卡丽尔，没有找到她，就往我的房间里打电话。房间里也没有人接电话，我心里有些奇怪。

她应该在服务台留张纸条呀！可是，她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的房门钥匙放在服务台钥匙箱里。这就是说她出去了。为什么她不在家里等我呢？

她知道今天的午宴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结婚，结婚前我认识卡丽尔的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她。不过，我知道她一点脾气也没有。我从未见过她发脾气。也许是我让她久等了，应该是我的错儿。

可不管怎么说，她也应该给我留个话呀！

她也有可能在房间里。我拿了钥匙就往我们四楼的房间跑去。打开门，卡丽尔的香水瓶绊了我一下。她用的是“卡博察德”牌香水。前天我出去开会，把她一个人留在屋里。尽管她答应留在家里，但我知道她不愿意留下。为了使她高兴，我回来时给她买了这瓶二英两重的香水。她不愿一个人留下来的原因是她在大街上走路时，会感觉到头晕。她说不知道这个毛病是怎么得的。在纽约从来没有患过。我们说好了要去找一个医生看看。我忽然想，也可能她是去医生那里了。

我到处寻找她留的条子，可哪里也没有。大理石的咖啡桌面上没有，五斗橱上没有，床头柜上也没有。

我有些生气了。她真不知道替别人着想。她知道我肯定会着急的。

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化。床上放着一件衣服，这是她从衣

橱里找出来的，准备晚宴时穿。这是一件矮领黑色丝织紧身服。我最喜欢她穿这身衣服。她穿上这身衣服显得特别高雅、庄重。每当她穿着这身衣服踏进旅馆或走在大街上，都招来男人们羡慕的目光，此时我就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使我更加感到她是我的。说它是自豪也好，自负也罢，反正我赢得了我心爱的女人，她也爱我。

我的第一个妻子死了，死得很惨，也很令人吃惊和害怕。她的死对我打击太大了。虽然后来也有不少人向我提过婚，但我不想再结婚了。可是现在我已三十七岁了，却不愿再过鳏夫生活。所以我往前跳了一步，三十二岁的卡丽尔也向前跳了一步。可能她也和我一样对孤独的未来预感到不安

但是，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只满足于使对方高兴和过得去而已。我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了这一点。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有着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追求。但调情依然是那样的新鲜，那样令人兴奋，似乎我们都是第一次，是在探索各种可能性。说实在的，在刚才回旅馆的路上，阴暗的天气，寒冷的雨雾，使我暂时忘记了博物馆探险，想的只是拉上窗帘，蜷缩在那柔软的法国床上。午宴最后干的是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时酒劲上来了，我感到浑身发热。

屋里的窗帘是拉开的，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宽阔的马路对面的一排排建筑。有些屋子里已经亮起了灯，人们在办公室里走动的影子看得很清楚。

卫生间里，两个洗脸池里依然留着她身上的香气。她的牙刷仍然挂在架子上，肥皂盘里放着她用过的刺激性香皂。门后的衣钩挂着她的睡衣，上面印着鲜艳的图案。她说按照传统习惯，新娘子应该穿新内衣和睡衣。我执意要她穿我们

家织的萨克斯（手缝的送人衣物），她就是不听。我说，这次旅行虽然主要是办公事，但也是度蜜月。她只是微微一笑，答道：“我们不是有两套了吗？”为了和萨克斯配套，我还给她买了两个威顿行李箱，现在还放在行李架上。

她并不很渴望进行这次旅行。说实话，甚至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去呢？”我问她，“难道因为我是去办公事，你就不愿意去吗？”她回答说，这是原因之一。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是的。她不得不锁起她自己的房间，决定哪些东西留下，哪些东西处理掉。她仍然可以继续租那套房子，可以暂时转租给别人，不必傻里傻气地白交房租。我坚持要她和我一起走，我说我不愿意离开她，哪怕只是一个星期也不行。虽然，我没有对她说，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肯定会说我这是迷信。

我和我的前妻西比尔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要去进行一个星期的旅行的时候。当时，西比尔很想跟我一起去，可我没有让她去。我走了以后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了。

我回到大厅，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我责怪自己没有午宴中途退场，三点钟准时回到这里。我的表针似乎停止了跳动，一动也不动。进进出出的人们川流不息，我一个也说不出他们到底是谁。我寻找的只是卡丽尔。我记得我曾给服务员留下了话，要是有人给我打电话，请他们记下来转告我。我又跑过去问他们。他们能肯定没有看见她出去或回来吗？肯定她没有留下话来吗？他们礼貌地，但却十分冷淡地回答说，夫人肯定是在哪儿耽搁了。近来，尤其是下雨天，交通很拥挤，夫人一定是耽搁在哪儿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表，猛地发现时针已经往前跳动了半个小时，已是四点三十分了。我开始胡乱猜想起来。此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清晰可怕的画面……卡丽尔晕倒了，摔倒在人行道上，碰破了脑袋；……香榭丽舍大街上飞驰着雷诺、雪铁龙、白茹……，卡丽尔正在过马路，法国司机发疯似的冲她鸣喇叭，她慌了，站在马路中间茫然不知所措……讨厌的噪音，卡丽尔栽倒了，车辆停下来了，发怒的喇叭“嘟嘟”地叫着，警察在奔跑。

现在不要胡思乱想了，我对自己说。她回来晚了，会说明原因的。她会突然匆匆跑进来，那可爱的脸上充满了对我的关心。“啊，亲爱的，对不起，请原谅。你瞧，我……。”她会说没想到这么晚了，或者说因为我回来晚了，所以……。

我是十二点多一点才离开她的。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悠闲的早晨。肩并肩地坐在床上用了早餐。我读《国际先驱论坛报》，她在修理指甲。接着有几个电话打来，我接电话时，她躺进了卫生间的热澡盆里。我来到卫生间，她对我说：“亲爱的，帮我往背上擦点肥皂好吗？”

我给她擦了背。当我往她的乳房上打肥皂时，她乐得咯咯直笑，一个劲地往我脸上泼水。“你替我擦干身子好吗？”她问。

我用旅馆里的大毛巾给她擦干了身子，我们一起回到卧室。我告诉总机暂时不要往房间里接电话。一场激烈的风风雨雨延续了好一阵子之后，我们各自精疲力竭了。

“我们来巴黎你不高兴吗？”我问她。

“哦，高兴。”她说。

“你来巴黎之前，和别的男人睡过吗？”我忌妒地问。

“没有辩护人，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她说。

“我就是你的辩护人。”

“我们永远、永远也别再提那些过去的事了。”她说。

我记得，我走时她正在穿衣服，往她那细长的腿上穿尼龙丝长袜。

“我顶多三点钟一定赶回来。”我说，“你打算干什么呢？”

“可能去买点东西，我想买一双轻便鞋，我在大厅里等你，尽量别迟到。”

我迟到了，现在她也迟到了，太晚了。

不祥的念头在脑子里不断地翻腾。我记得她告诉我说莱福特·班克街上有几个家具店，我们应该到那儿去看一看，买几件式样新颖的家具，重新装饰一下我的房间。也许她正沿着莱福特·班克大街浏览橱窗里的陈列品时，突然，一辆车在路边停了下来，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走到她的身后，抓住她的胳膊用力向后拧。她还没有来得及喊叫，他就左右开弓给了她几个耳光。她被推进了汽车的后座。即使有人发现她，他们又怎么知道她是谁，从哪儿来的呢？

唉，也可能，走出旅馆她就被别人盯上了。波拉扎·阿提娜饭店是一座豪华的大饭店，光顾这里的人尽是些有钱的富翁。一个穿着华丽的漂亮女人从这里走出来，她的手提包自然是猎取的目标。巴黎也有败类。

我在大厅里再也等不下去了。如果她有事耽搁了或者病了，她一定会设法通知我的。

我转身回到房间，打电话问总机是否有我的电话。